

〔清〕姬文著

市声

慕根波
点校

目 录

- 第 一 回 折资本豪商返里 积薪工贫友登门 (1)
- 第 二 回 备酒筵工头夸富 偷棉纱同伙妒奸 (6)
- 第 三 回 办棉花赚利壮腰缠 收茧子夸多合股份 (10)
- 第 四 回 话蚕桑空谈新法 查帐目访悉弊端 (14)
- 第 五 回 还花银侠友解囊 遇茶商公司创议 (19)
- 第 六 回 扬州府豪商出世 上海滩茧市开盘 (25)
- 第 七 回 九五扣底面赚花银 对半分合同作废纸 (31)
- 第 八 回 诸茶商讲求新法 小席伙独积薪工 (37)
- 第 九 回 念贫交老友输财 摇小摊奸人诱赌 (43)
- 第 十 回 靠戚眷浪子得安居 进箴规世交成隙末 (49)
- 第 十 一 回 王小兴倒帐走南洋 陆桐山监工造北厂 (55)
- 第 十 二 回 改厂房井上结知交 辞茶栈伯廉访旧友 (59)
- 第 十 三 回 说艺事偏惊富家子 制手机因上制军书 (63)
- 第 十 四 回 工师流寓出怨言 舆夫惑人用巧计 (67)
- 第 十 五 回 兴工业富室延宾 捐地皮滑头结客 (71)
- 第 十 六 回 赔番菜买地又成空 逃欠户债台无可筑 (75)
- 第 十 七 回 专利无妨营贱业 捐官原只为荣身 (79)
- 第 十 八 回 开夜宴老饕食肉 缝补子贫姬惊心 (82)
- 第 十 九 回 大请客逼走蠢夫 巧骗钱愚弄傻子 (87)
- 第 二 十 回 逞凶锋悍妇寻夫 运深谋滑头捐地 (91)
- 第 二 十 一 回 为捐官愿破怪囊 督同伙代售湿货 (95)
- 第 二 十 二 回 卖贱货折却倘来资 得主顾欢迎上门客 (100)

目 录

第二十三回	大资本加捐大头衔	假性情暗换假官照	(105)
第二十四回	争戒指如夫人动怒	垫台脚阔门政宴宾	(109)
第二十五回	炫东家骗子吹牛皮	押西牢委员露马脚	(113)
第二十六回	办军装太守开颜	送首饰商人垫本	(117)
第二十七回	谈交易洋行爱国	托知音公馆留宾	(122)
第二十八回	穆经理行踪诡秘	萧翻译酬应精明	(126)
第二十九回	脱手失官银委员遇骗	从容开货价买办知机	(130)
第三十回	谈骗局商界寒心	遇机工茶楼把臂	(135)
第三十一回	刘浩三发表劝业所	余知化新造割稻车	(140)
第三十二回	农务机千滕并举	公司业两利相资	(145)
第三十三回	留学生说明实业	小富翁信用高谈	(150)
第三十四回	扶工业高人远见	派捐资财虏潜逃	(155)
第三十五回	卷烟厂改良再举	织布局折阅将停	(161)
第三十六回	提倡实业偏属乡愚	造就工人终归学业	(166)

第 一 回

折资本豪商返里 积薪工贫友登门

陶顿今何在？只俚般员规方矩，千年未改！谁信分功传妙法，利市看人三倍？但争逐锥刀无悔。安得黄金凭点就，向中原淘尽穷愁海？剩纸上，空谈诡。饮羊饰彘徒能鬼，又何堪欧商美贾，联镳方轨？大地英华销不尽，岁岁菁茅包匭。有外族持筹为宰，榷税征缙成底事？化金缙十道输如水。问肉食，能无愧？

这一首“贺新凉”词，是商界中一位忧时的豪杰填的。这豪杰姓华，名兴，表字达泉，浙江宁波府鄞县人氏。世代经商为业，家道素封。只因到得达泉手里有志做个商界伟人，算计着要合洋商争胜负时，除非亲到上海去经营一番不可。他就挟了重资，乘轮北溯，及至到得上海，同人家合起公司来。做几桩事业，都是极大的成本，就只用人多了，未免忠奸不一，弄到后来年年折阅，日日销耗，看看几个大公司支持不住，只得会齐了各股东，把出入款项帐目，通盘结算，幸而平时的生意还好，不至再要拿出银子去赎身。但是生生把百万家私，折去了九十多万，所存五六万银子，想留着做个养命之源，不敢再谈商务了。

当下收拾余资，赶紧搭船回家。达泉虽然是已经败落的豪商，那气概依然阔绰。轮船上的买办，本是认识的，不消说异常的恭维他。他也阔惯的了，那肯露出一些穷相来，所以这番回家，仍旧写了大餐间票子。到得船上，迎面遇着一位邻居，这邻居姓鲁，名学般，乳名叫做大巧，向来做木匠的。只因他为人老实，人家造房子，都要请教他，他总不肯多赚人家的钱，因此不断的有主顾。手里头略略积聚些钱。因见他朋友们，都在上海得意的多，他也就合人结伴，到上海顽一趟。谁知辗转入了工党，居然做到木工头，从此发了些财。又读过一年外国书，合外国人盖造洋房，也能对付得来，而且听人讲过外国故事不少，才知道自己这般行业，不算低微，只可惜不如外国人的本领大，有些抱愧。这时赚足了洋钱，回家度岁，可巧合华达泉同船。达泉虽是个富翁，一向待人是极谦和的，所以合大巧认识。

闲言休絮。当下二人见面，达泉满肚皮的牢骚，正想有个同乡谈谈，聊舒郁结，就留大巧在大餐间住。大巧不肯。达泉不由分说，叫仆人把他行李搬来。大巧只得合他同住。闲话时，大巧自然知道达泉折阅的事，不免问个细情。达泉叹道：“中国的商家，要算我们宁波最盛的了。你道我们宁波人，有什么本事呢？也不过出门人喜结成帮，彼此联络得来，诸般的事容易做些。外省人都道我们有义气，连外国人都不敢惹怒我们。你看四明公所那桩事，要不是大家出力，还能争得回来么？果然长远不变这个性质，那件事做不成吗？如今不须说起，竟是渐不如前了！我拿银子同人家合了几个公司，用的自然是同乡人多。谁知道他们自己做弄自己，不到十年，把我这几个公司，一起败完。像这样没义气，那个还敢立什么公司？做什么生意？想要商务兴旺，万万不能的了！要知道一人弄几个非义之财，自不要紧，只是害了大众。一般的钱，留着大家慢慢用不好么？定要把来一朝用尽，你道可恼不可恼！”大巧道：“这话不错。我想我从前在家里的时节，也就只不肯分外赚人家的钱，所以人都信服我，不断的有生意，到得上海，人家也是看我来得老实，推我做了工头，一般的赚了洋钱不少。我的意思：是要吃千日饭，不吃一日饭的。”达泉道：“你这主意，就不错，都像你这样，不但工头可以做得，就是大铺子的掌柜，大公司的总办，都可以做得。我早知道，应该请了你，倒不至于有今日！”大巧惶恐道：“我不过知道做木匠罢了。虽然略识得几个字，懂得些乘法归除，那里能做什么掌柜、总办？”达泉道：“你也不须过谦，如今上海做掌柜做总办人的本领，也不过同你一样。我听说外国大商家，还全靠着工人哩！”大巧道：“那倒不然。我听说他们商家，是靠着工人制造出那些熟货来，并不是靠他来办事。况且他那些工人，都是学堂里学出来的，自然高明得极。我们那里及得来？”达泉道：“怪道我听人说，报上载的，我们京城里开了什么工艺局，还有什么实业学堂，只怕我们经商的，也要学学才是。我一些不知道这蹊径，难怪折阅借大本钱。我回家去，倒要拼几位财东，开个商务学堂才是。”

二人一吹一唱，极有情趣，倒像那渔樵回答一般。大巧是跷起一条腿，擦根自来火，吸着“品海”香烟。不一会，侍者开出大菜来。达泉让大巧上坐同吃。大巧觉着样样可口，吃完不够，又不好意思说，被达泉看出，叫侍者添了两分牛排，半个面包，大巧方能吃饱。

宁波船走得极快，次早已到码头，大家收拾上岸。大巧自回家去不提。达泉踱进门时，就有他管帐先生出来迎接，问起情由，达泉一一说了，便长吁

短叹，满肚皮不舒畅。那管帐先生劝道：“东翁不须着急，生意是不怕折本，只怕收摊。我替你算算，除了这次带回的六万银子不算外，家里还存金子二千两光景，田地房产，只算是呆的，不去说它，家乡两月当铺，一月汇兑庄，都是极好的生意，一年还有一两万银子的出息。如今省吃俭用，不上三四年，你又足有本钱，可以指望兴复。但是，东翁，你开口闭口的，要合洋商斗胜负，这是个病根。如今洋人的势力，还能斗得过吗？杭州的胡雪岩，不是因此倒下来的么？东翁，你那本钱，及不来他十分之一，如何会不吃苦头呢？如今做生意，是中国人赚中国人的钱，还要狠狠的拿些本事出来哩，那能赚到外洋人的钱？难怪要折本哩！”达泉嘿嘿不语，自己发愤，请了一位先生，教他字目。不上三年，居然通透，觉得有无限感慨，所以填了那首“贺新凉”的词。随即开了个商务学堂，想培植几位商界通材，改革历来的弊病，这是后话。

再说大巧回到家中，他那老婆，正踏了一部缝衣机器，在那里缝衣，见他回来了，一时不肯放手。大巧笑道：“我如今洋钱多了，你也不须这般辛苦了。”他老婆答道：“你洋钱多，也不干我事，这做下来的钱，是我自己用的；再者也好替孩子们添置些衣履，钱还嫌多吗？”大巧道：“你这么辛辛苦苦，每天有得做，一月也好见几个钱？”他老婆道：“要不断有得做时，每月也好见一二十块洋钱。”大巧吐吐舌头，暗道：“我从前做小工时，总算生意好，每月也只弄到几吊钱；她这一部机器，足抵我两三人的工，到底是外国人巧哩！”只得随他娘子做去。他却逗着自己五岁的孩子，顽耍一会儿。他老婆下了机器，量三升米，跑到井上去淘了，跟手就到灶下煮饭。大巧打开箱子，取出两块洋钱，在街上兑了一块，买了些鲜蛭回来，叫他老婆烫着吃。果然家乡的饭，比外面香得许多。饭后，他老婆闲着问道：“你卖弄钱多，到底今年赚到多少？”大巧道：“不说瞎话，我足足剩回来一百块洋钱光景。”他老婆抿着嘴笑道：“我道你不曾见过世面，只不过一百块洋钱，就说如今洋钱多了。街头王老大，在纱厂里的，他一年，要寄回三四百块洋钱哩！他那妻子，从头上看到脚上，那一件不是新的？前天我见她穿了件灰鼠皮背心，黑湖绉的面子，真是簇新的，叫人看得眼热，只怕值几十块钱哩！还有胡大叔，在丝厂里的，也很阔哩！你那里算得有钱！”大巧道：“我才回家，你就抢白我。要知道他们那种钱，我是不愿意赚的。王阿大当了工头，把人家的棉花哩，纱哩，一束一束的，偷出来卖钱；胡老刁的偷丝，上海滩上，那个不知道？我是规规矩矩，把气力换钱的，自然及不来他们。但是家里过得安稳些，到底

病痛少些。王阿大去年一个好好的儿子死掉了，这不是个报应么？”他娘子听他说出这些迂话来，别转头不理，自去理好机器缝衣。

大巧住的房子浅窄，门口是沿街的。三个同道中的朋友，可巧门前走过，瞥眼见着道：“大巧，回来了么？恭喜你发财！”大巧只得招呼道：“请里面坐。”你道那三人是谁？原来一位是张漆匠阿玉；一位是红木作的周子明；一位是藤椅铺的陈老二。当下三人入内，见了鲁大嫂，叉手叉脚的坐下。大巧问问他们生意怎样，都说还好。坐不多时，硬要拉着大巧去打牌。大巧的老婆道：“三位伯伯，他是不会打牌的。前年一场牌，输了八角洋钱，年夜还不出，几乎合人家打架，硬把我一副银环子抵给人家，这才没事。如今伯伯拉他去打牌，要是他输了，我没有环子再抵，不是白白的么？”张阿玉嘴快道：“大嫂不须着急，鲁大巧比不得从前，如今是在上海发了财的了，还要替大嫂打副金环子哩！”不由分说，拉着大巧的手，一路笑着去了。大巧听他老婆嘴里咕噜，不知骂的什么。阿玉道：“今朝我们好运气，正在三缺一，却好遇着了一位财神，我们也不想多赢，每人两只洋，做个见面礼吧。”大巧道：“休要拿得这般稳。我如今在上海滩上，麻雀也不知打过几百场，从来也没输到一底，只怕碰巧还要赢几场哩！你们算计我的洋钱，不要被我赢了来，这是论不定的。”子明道：“闲话少说，赶紧上场去吧！今天到那家去呢？”老二道：“金大姐家里稳便些，有这么块把洋钱的头钱，她就很巴结的。”阿玉道：“你只记挂着金大姐，我偏不要。今天是素局，就在舍下吧，我也不为你们备什么菜，头钱抽一成便了。”老二大喜道：“只是要阿嫂费心不当。”

当下大家走到阿玉家里，他老婆正在那里做缎帮红鞋子，预备新年时穿哩；见他男人领着许多伯伯叔叔来了，笑着站起来避到后面去了。原来张阿玉家门口是嫁妆店，排满的红漆盆儿、青漆桌儿等类，却有半间房子空着，摆个小帐台。后进两间，一是住房，一是一隔两间，半间做灶间，半间接待客人。四人走入后进那半间里坐下。阿玉叫他老婆去烧茶，又道：“这几位都是我的知己朋友，用不着避的。”他老婆扭扭捏捏的走了出来。阿玉调开桌子，取出一副黑背的麻雀牌来。上场，大巧大赢，四圈下来，已赢到一底多了。谁知第二圈换了座位，老二做了阿玉的上家，阿玉一副束子一色，九束开杠，听的是一四束对碰。老二不该发出一张绝一束，阿玉把牌摊下一算：九束十六副，一束四副，三十副底子，三拾二百四十副。子明跳起来，怪老二不该乱放。老二道：“这一束是熟张，大巧才发过的。”没得话说，大巧是庄家，要输四百八十个码子。从此风色不利，一直输下去，结帐一元一底，大巧整整

的输到一元二角。阿玉道：“何如？我说你要送几文见面礼！”大巧满心不服气道：“停几天再来，我定然翻得转，这叫做阳沟里失风了。”说得大家都笑了。阿玉很得意，自己到街上去买酒买菜，请他们吃晚饭。一会阿玉回家，他老婆的饭菜可巧做得停当。老二帮着她端菜端饭。阿玉道：“老二，你歇歇吧，不劳你费心，应得我来才是。”老二回得好道：“我们一家人，这有什么客气呢。”当下烫好酒，大家畅饮一阵。大巧把输帐结清，自回家去。

看看年关紧逼，大家小户，都有收帐的走来讨帐，只大巧是从不欠帐，都是现钱买物的，所以脱然无累。只是这几天探望不得朋友，为什么呢？收帐的朋友，自然是忙；那欠债的朋友，没得钱，还只好在外面躲避着，所以找不到朋友。大巧知道这个缘故，只得天天在家里合小儿子逗着顽。

宁波的乡风，也自然要送灶请财神的，大巧买了一个猪头，一尾活鱼，祭了财神，大块的肉，拖拖拉拉吃个饱。想起家乡年景，有两年没看见了，不由的顺脚走到热闹地方，东张西望，散散闷。忽然迎面遇着一位旧时朋友，穿件破布棉袍子，身上尽着发抖，见了大巧，叫道：“哎哟！鲁大哥，久违了！我听说你回家，正要来探望你，偏偏穷忙，没得一些空儿。”大巧认得他是打锡器的余阿五，便道：“老五，你生意好么？为什么弄到这个模样！”阿五红了脸道：“鲁大哥，不要说起，生意怕不好，只是我自从秋天一病卧床，直到腊月初才能支着起来，走到店里，东家嫌我懒，被他回绝了。我宕空了这几个月，没得一文钱到手，指望生意仍旧，支用几文薪工，又被东家辞了。我弄得当尽卖绝，眼看着家里的妻子，都要饿死，只得学那没出息的人，出来找几处认识的铺户里，乞化些钱米度日。今天三十夜了，鲁大哥，实在饥寒难当。我听得有人说起你发了财，可怜我们交好一场，你救我一救吧！”不知鲁大巧如何回答，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备酒筵工头夸富 偷棉纱同伙妒奸

却说大巧听了余阿五一片乞怜之词，未免恻然动念，嘴里却不肯就答应他，半晌道：“我也一般穷困，那曾发财，只比你略好些罢了。我身边带有三角洋钱在此，你且拿去度过今年，开春再想法子。”原来阿五穷到三文五文都要的，如今有三角洋钱给他，岂敢嫌少，便接在手里，千恩万谢的去了。大巧别了阿五回家，一路思忖道：“做手艺的人，不要说懒惰荒工，就只有点病痛，已是不了，可惜没做外国人。我听说美国的工价，那制铜厂里每天做十个时辰工，要拿他三块多钱；做靴子的工人，一礼拜好赚到二三十元。走遍了中国，也没这般贵的工价，所以人家不愁穷，我们动不动没饭吃。今天不出门，倒没这事，我也太自在了，应得破些小财。”

大巧慢慢寻思，不知不觉已踱到家门口，才跨进门，只见陈老二坐在那里，见大巧回来，起身招呼道：“你到那里去这半天？我等了你好多时了。”大巧心中诧异，不免问道：“老二，你什么事？大年三十，不在府上请财神，难道还有工夫打牌吗？”老二道：“不瞒你说，我是躲债来的。你肯借给我十块钱，我也就好回去了。”大巧道：“这又奇了！你做的手艺，总要算得独行，如今上海的藤椅，销场很大；而且都是好价钱。你手法又精工，做又做得快，宁波城里算得第一把手了，难道赚的钱还不够用，弄到欠债么？”老二道：“你只知其一，我们这行生意，前几年本来极好，如今会做的人多了，到处开的藤椅铺子；再者这种物件，除非有钱的人，贪图舒服，买几张躺躺；将就些的人家，谁稀罕要买这个？大约不管那种物件，要不是人人离不了的，虽说做得可爱，总不过一时的畅销，过后就渐不如前了。我们这生意虽然还不至此，但是冷热货，没销场的时多，就算赚得几文，是不能刻期的。我店里有一个多月没见一个主顾跨进来，以致欠了人家二三十块钱的债。好阿哥！你肯借给我十块钱，我拿去将就过了这个年，忘不了你的好处！明年一有生意，就好归还的。”大巧心上倒也肯借，为什么呢？知道他这生意是靠得住有的，只碍着老婆不肯，不好答应。搁不住老二会说，一会儿恭维，一会儿嘲笑，弄得大巧不能不答应他。当下约定了，尽正月半前归还，然后立了契据。大巧取洋给老二时，却好他老婆已到邻居家里闲耍去了。

陈老二得他这注借款，回家点缀过年，自然心满意足。只是大巧吃了苦头，他老婆回来，查点洋钱，登时少了十块三角，不由的细问情节。大巧一一说了。他老婆那里肯信，道：“你一定是赌输了！什么阿金家里，阿银家里，都论不定的。”大巧道：“真是冤极！我何尝认得什么阿金、阿银，这是你肚里捏造出来的。你看，这不是借据么？不瞒你说，陈老二生意不好，来我们家里躲债，这是你知道的。我原不打算借给他，只因他涎皮老脸的缠不清。你又不在家，没得个推托，只得答应写下笔据，言明正月十五前归还的。”他老婆道：“你这话越说越奇，你做好人，把我来推托，出我的坏名头。你合陈老二交好一世，也不知道他是那一路的为人。告诉你吧：他赌钱嫖婊子，没一件荒唐的事不干的。他那做的藤椅，虽说巧妙，我听得隔壁华府上人说起，嫌它不结实，用不到一年半载，就破坏了。因此生意不得兴旺，亏你还借给他钱，这是分明放的来生债！依我说，把这笔据烧掉了吧！你忘了从前做小工的时候，每天赚人家二百四十钱的工钱，闲下来没得饭吃，全亏我在外面缝穷；粥哩饭哩，都是我十个指头上做下来，断不了你的炊。有一年运气不好，下了五天大雪，我不能出门，没得米了，到大伯伯家里借半升米熬些粥吃，他都不肯借你。如今又不是真个发了财，十块八块的送给人，倒形容我器量小！有朝洋钱用完，没得进项时，看你这班好朋友，认得你，认不得你！常言道：‘没得算计一世穷。’我是要跟着你穷一世的了！”说罢，呜呜的哭。

大巧被陈老二硬借去了十块钱，本来就很有点儿心疼，被他老婆这般一说，才晓得老二这注债，是不能指望他还的了，添了一重忐忑；又想起从前果有那般穷苦的光景，全亏这贤德老婆，方能过得去的，不由的心中感激。谁知她说到恳切处，抽抽咽咽的哭起来了，弄得劝又不是，不劝又不安，在那饭桌前兜了几个圈子，只得说道：“算了，我自己知道错了。以后我的洋钱交给你藏起来，我有用处，与你商量定了，应该用多少，听你分派，再不敢浪费的了！”他老婆听他这般说，才住了哭。当晚安安稳稳的吃年糕度岁。新年头里，不免向老婆讨了两块洋钱，作为打牌的赌本。

才过初五，却于街上遇着王阿大，一张焦黄的面皮，穿件摹本缎面子西口出的头号摊皮袍子，玄色湖绉的狐皮马褂；嘴里衔支雪茄烟，气概来得很阔。大巧是素来认识他的，不免迎上去招呼。王阿大爱理不理的，半晌道：“大巧，你也回家过年的么？”大巧陪笑道：“正是。我因年下没生意，偷空回来。王大哥，你是几时到府的？我还没过来合大哥拜年。”阿大道：“不劳费心！我是三十晚上到家的。只因我们厂里脱不了我，就要去的。大巧，我明

儿请你吃酒，你休要推辞。”大巧道：“怎好叨忧？我明早来合大哥拜年吧。”当下二人弯弯腰散了。

早次，大巧果然要去拜年，向隔壁华府里二爷借了顶红缨帽子。穿件天青布的方马褂，是簇新的。走到阿大家里，原来房子还是照旧，不曾扩充，却也前进一间，后进三间，收拾的很干净，挂着字画。天然几的旁边，堆着一大包洋布，看来何止十匹。大巧忖道：“人说阿大发财，果然不错。我怎么就能踏进这厂里的门，也好沾取些天落的财饷，冒充什么老实呢？老实就吃苦，一斧一凿的，那能发财么！”正在想着，阿大从房里走了出来，笑道：“你真是信实人，大早的就跑来。”大巧道：“特来拜年，还要见阿嫂哩！”当下大巧磕头，阿大还了礼。大巧定要合阿嫂拜年。阿大道：“还没梳洗哩。”候了许久，王阿嫂走了出来，满头珠翠，穿件天青缎的灰鼠皮套子，红湖绉的百折裙，果然十分的光鲜。圆圆的脸儿堆满着脂粉，一股香气，向鼻边直扑过来。大巧合她拜过了年，当面比较，自觉着她的福气，胜自己妻子百倍。王阿嫂道：“婶婶为什么总不来走走？我很盼望她！”大巧答道：“她是不出场的，怎及得来阿嫂这般能干！她倒也时常说起，很记挂着阿嫂。明天我叫她来，替阿嫂拜年。”王阿嫂大喜，忙说了声：“不敢”就对阿大道：“你留鲁叔叔多坐一会儿，我去做点心来给叔叔吃。”大巧再三谢道：“我才吃早饭，不劳阿嫂费心。”她那里肯听，自己走到房里去，卸了妆饰，下灶去了。不一会，她女儿端了一大碗菜汤年糕出来，大巧只得把来吃，觉得味儿很鲜美，不知不觉一碗下肚。正合阿大闲谈上海的事，可巧阿大请的胡老刁来了，厨子也到了，一面在厨房里做起菜来。就有三位客紧接着到。你道是那三位？原来一位穿黑湖绉小棉袄，湖色湖绉裤子的，姓蔡行三，是在江天轮船上擦机器的；一位穿黑洋布皮马褂的，姓许名阿香，在大德榨油厂里烧煤；一位穿宁绸羔皮马褂的，姓费名小山，在电报局里管接电线。当下各人行过礼，调开桌子来，团团坐定。阿大开了一坛“竹叶青”的本地酒，便道：“我今天叫厨子预备下极好的蛎黄，大家好多饮几杯。”众人道谢。菜摆出来，果然漂亮。宁波人是喜吃海货的，就有些蚶子、鲜蛋等类。六人放量吃喝，尽欢而散。

王阿大过了初十，就约齐许多做工人，同到上海。这时大巧也就动身，那陈老二借的十块洋钱，果然没得还，只索罢了。

不提大巧的事，且说阿大到了上海，正是已经开厂。阿大连忙把行李搬入，就有几位同伙接谈，晓得上头虽然换了总办，那办法还是照常，不曾变换。几个姘头女工，依然在厂里做活。阿大把长衣脱下，天天做工。这个厂

的总办也很刻薄，工价定得低，上等的工价也不过块把洋钱一天，其余也有三角的，两角的，一角的，都是自己吃饭。阿大当工头，管的是推送棉纱。因他在内年代久了，不免合那女工姘了几个，也就靠她们勾通着，时常偷些棉纱出去卖钱使用。这是瞒上不瞒下的，随你总办精明，也没奈何他们。那天晚上，自己不轮班，就到日班女工顾月娥家里住宿。这月娥本是泗泾镇上的人，嫁过男人，死掉了。只因家道贫寒，没法来做工的。因她姿色还好，厂里的先生看中了，派件极松动的事儿，三角小洋一天。她却想嫁给阿大。二人商量着偷卖棉纱，也不止一次。阿大发的小财，一半用在这月娥身上。谁知月娥还有一个旧姘头，如今是不理他的，看看他二人这般热刺刺的，不免动了醋意，便天天留心察看他们破绽。

一天晚上，只见铁路上黑魇魇的有两个人影，他胆子也大，赶上去仔细一瞧，原来正是王阿大合顾月娥，一人手里拎着一大包棉纱。他从背后把他拎的包儿一把抢下，大声喝道：“你们做的好事！怪不得总办说棉纱少，原来你们要运出去。今儿被我撞着，不消说，同去见总办去！”二人吓了一跳，回头看时，认得是严秀轩。二人跪下求情。秀轩那里肯听，拉着月娥便走。阿大乘空跑脱了。秀轩的意思，只要月娥回心转意，仍旧合他要好，也肯分外容情的。那知一路用话打动她，月娥牙缝里竟不放松一丝儿，倒挺撞了几句。秀轩老羞变怒，只得去敲总办公馆的门。有个女仆开门，见他们一男一女拉着手，知道来历不正，臊的满面通红。秀轩一五一十告诉她，她说：“老爷睡觉了，你放回她去吧，有话明儿再说。”不知严秀轩肯放顾月娥不肯，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办棉花赚利壮腰缠 收茧子夸多合股份

却说严秀轩听了那女仆的话，只得说道：“她是偷棉纱的，要回了老爷，革逐她出去才是，我不敢轻放。”月娥乖觉不过，明知女仆暗中助她，便道：“我那里会偷棉纱？他自己拎了两包棉纱在前面走，我不合在背后喊了一声，他就诬赖我。阿姆！你看，我这般瘦弱的样儿，那里提得起这两包棉纱？”女仆道：“正是。我也估量着，这棉纱不是你偷的；你且进来，在这里过了一宿，明天回去。”又指着严秀轩道：“你自己做了坏事，还要诬赖好人，待老爷明儿起来了，我告诉他，斥革你，还不快把两包棉纱放下滚开！”秀轩告状不成，倒把罪名做在自己身上，说不出的气愤，知道顽她们不过的，只得把那两个包裹放下自去。那女仆觉得这是送上门的买卖，乐得捡了去。

次早，总办起来，她也就不提昨事，放了严秀轩的生。奈这位总办，是精明不过的，姓金名罗章，表字仲华。自从这厂开办时，便在里面做总办。他有一种好处，专意看得起工人，道不是他们工人出力，这厂是开不起来的。他还有一种脾气，小钱上很算计。他这厂里的同事，总不过开支十块八块钱一月，甚至三块四块钱一月的都有。人家不够用时，暗地里作弊赚钱，他虽有些风闻，也拿不着实在凭据，没奈何他们。因此天天在外面巡查，用了几个亲信的人做耳目。谁知他的亲信人，也要沾取几文的。他苦自己不着，到处留心察访。这日一早起来，瞥见一个面生女子，住在他公馆里，着实动了疑心，叫那些丫头老妈子来问。一个老妈子道：“这是我的妹子，在厂里做工，昨天晚上来看我时，天已不早了，回去不得，没法留他一宿。老爷已经睡觉，所以没上来回。”仲华道：“下次不管什么人，不准留住，叫她赶紧去吧！”那老妈子吐吐舌头，打发月娥自去不提。

仲华吃了早点，踱到公事房。只见他的小舅子领了一个人来，原是自己答应派他到嘉定去收棉花的。仲华忘却他姓名，不免细问一遍。他道：“晚生姓钱名清，号伯廉，家住苏州盘门里。”仲华皱皱眉，暗忖：“苏州人是著名浮滑的，然而目今用人之际，不好回他。”只得说道：“这收棉花，是个苦差使。花是要自己检看一番；价钱是总要公道些；分量要足。三件都下得去，便算你的功劳，随后再派别的好差使调剂；要有一件不妥，我是顾不来交情。这

厂历年折阅，你是知道的。如今格外整顿，容不下一些弊病。你又是我这一边的人，要替我做面子才是。”仲华说一句，伯廉应一句是。仲华见他很知道规矩，模样儿也还老实，很觉欢喜。当时写了条子，给他十块洋钱一月的薪水。伯廉谢了委出去。当天晚上，就请金总办的小舅子吃一台花酒。下月到了嘉定，察看大概情形。这时棉花将近上市，他把旧同事结交几位，商通了那件紧要的事，就勤勤恳恳的收起棉花来。再说上海的棉花出产，本不如通州，靠着四处凑集，方才够用，要不是价钱抬高，那个肯载来卖呢，所以价钱涨落不一。四乡的价，比起市面上的价，又是不同。却被钱伯廉觑破机关，始而还不敢冒失做去，后来看看总办也没工夫查察他们这些弊病，不免放胆做起来。说不得为着银钱上面辛苦些，时常到上海来，打听价目，合着市面行情，每包总须赚他若干元。遇着价目相差多的时候，赚一千八百是论不定的。伯廉运气好，偏偏收了九块多的子花，上海倒是十块多的价目，因此很赚几文，就在上海新登丰客寓里定下一间房子，两头赶赶。自然堂子里要多送几文，天天的酒局和局闹起来。常言道：“世上的事，都是锦上添花。”伯廉既然花上得意，资本充足了，就想做别的营生，得空到茶会上去打听煤油行情。只见小李、阿四报道：“今天煤油大跌价了，德富士一箱两元七角，铁锚牌两元三角，咪地瑞记两听一元八角八分。”伯廉听了大喜，赶到行里打了三千箱的栈单。不上几日，客帮销路多了，煤油忽然大涨，每箱竟涨到一元光景。伯廉赶紧出脱，登时大发财源，除去佣钱、使费等类，干净弄到二千八百多元。自此在上海混，很下得去。只是腰包里硬了，不免意气用事，无意中得罪了厂里一位同事。这人姓钟名鑫，表字子金，在金总办那里钞写公事的，每月薪水四元。伯廉不合请他吃花酒，为叫局上面，刻薄了他几句。子金未免怀恨，在总办面前说他靠不住，幸而没拿着实在凭据。

一天，伯廉为了公事去见总办。仲华着实盘问一番，意思之间，是有些疑忌他，被伯廉一阵掩饰，说得总办无言而罢。伯廉到处打听，才知道子金撒他的谣言。不多几日，总办又请他去，当面把子金荐给他，在收花行里做同事，这是分明叫子金监视他。伯廉欣然领命，随即约了子金同去，说不得着实恭维子金道：“你我本系兄弟一般，银钱上不分彼此。兄久在外面，出息又少，难道不要寄些家用么？”子金道：“不要，我家里还可以过得。”伯廉又道：“你衣服太不时路，应当添做几身，要钱用时，尽管帐上付。”子金是初出茅庐的人，那里受过人这般恭维，只道他为人伉爽；又且自己也很爱时路的，果然觉得几件旧衣服穿不出去，便支了五十块钱，做件宁绸棉袍子，摹

本缎马褂。伯廉见他动用了帐上的钱，便胆大了。

当晚见他衣冠济楚，就约他清和坊王宝仙家里酒局，荐了个极时髦的信人给他。子金乐极忘情，酒后去打茶围。那信人自然竭力奉承，就邀他酒局哩和局哩。子金不好意思回绝，只得含糊答应。回到栈里，伯廉是躺在床上呼呼的抽烟。子金背负着手，不言不语，在那里筹思。伯廉早知就里，挑拨他一句道：“子翁，我荐给你的信人好不好？”子金道：“没批评！我看她在王宝仙之上。你为什么不改做了她？”伯廉道：“不敢，这金小宝是极时髦的信人，花榜上簇新的状元，除非像子翁这般名士风流，做她才称哩！”说罢，呵呵的笑。子金道：“伯翁，休得取笑！我穷到这般田地，那里还能做什么红信人！”伯廉听他说这话时，把烟枪一放，站起来，道：“子翁，当真肯做她时，那摆酒的费，都在小弟身上。和局也容易，我招呼几位朋友，替你撑这个场面便了。”子金道：“当真么？”伯廉道：“谁合你说顽话？”子金正要追问下去，可巧来了两位伯廉的朋友，只听得伯廉在那里合他商量明年做茧子的话。子金不便插嘴，好容易等到打过两点钟，两人才去。伯廉收拾烟家伙，便也睡觉。一宿无话。

次日，伯廉睡到十一点钟，方始抬身。吃了早点，过完烟瘾，出门去了。子金独坐无聊，不知不觉，走到金小宝家。娘姨道：“钟大少，今朝阿是要来碰和？”子金满面羞惭，只得搭趣着道：“我是要摆一台酒，先来合你说声的。”那娘姨觉得好笑，知道他是个曲辫子，乐得把他盘住，就叫定菜，送文房四宝上来，请钟大少请客。子金弄假成真，只得写几张条子，发出去。谁知他请的客，都不是顽笑场中的人，都辞了不到。最后相帮打听，钱伯廉在王宝仙家里碰和，硬把他请了来。伯廉是知道子金在这里闹笑话了，一路笑着进来道：“我说钟大少是条金鱼，只要有红虫吃，没有不上钩的。今天定是双台。”娘姨道：“钱大少来仔末，今朝格台酒吃成功哉！阿是倪原说要双台格活？”子金只是摇手。伯廉道：“我两个人是吃不来这台酒的。子翁，还有贵相知没有？”子金红着脸道：“悉听尊裁。”伯廉笑着，只得替他请了几位朋友，总算没坍台，下脚开销，子金还有存下的四块钱。从此子金有了这个堂子里走动，便不寂寞了。一般也有人请他吃酒碰和。伯廉约莫着他用到一百几十块钱，便催他到嘉定去。子金没法，只得动身去。

不多时，伯廉乘闲，把子金不到一月，已经支用一百多元，告知总办。总办不信。后来看见子金浑身衣服，换得极新，不由的信了伯廉的话，把他辞了回去。伯廉从此拔去了眼中钉。

看看残年将过，伯廉也不回去。那上海遇着新正月里，另有一番风光。伯廉有的是钱，除是天天嫖赌吃喝，也没别的正经。真是光阴易过，看看新茧将要上市，伯廉便去合他两位朋友商议。你道那两位朋友是谁？原来一位是申张洋行里的买办周仲和；一位是华发铁厂里小老板范慕蠡。当下三人见面，谈起做茧子的那桩事。伯廉道：“这收茧子，第一要赶早，如今收的人多了，迟一会，价钱就要涨起来，将来卖不到本，定然折阅；再者我们究竟初次做这买卖，不好放出手段。据我的意见，还是尽三万银子小做做吧。”慕蠡道：“三万银子干得出什么事业？家君说得好，要做买卖，总须拚得出本钱。他做的事，没有三万五万的，至少也要十万八万，他又道：‘做买卖不好怕折本，这次不得意，下次再来，总有翻身的日子。要是胆寒，定然折阅。’他们老做买卖的，都是这般说。伯翁，你放心吧，我是不给当你上的！据我的意见，小做做，每人凑三万银子如何？”仲和点头道：“慕翁的话是不错，万把银子，我们也犯不着辛苦这一趟。”伯廉道：“仲翁，慕翁，都是有家的；小弟是略略有几积蓄，万一折阅了，再筹不易，所以胆子小些。市面又不如从前，虽说洋人肯收，那价是随他的便，涨落拿得稳吗？既如此，我们只得再议了。”说罢，起身告辞。慕蠡道：“合股不成，也犯不着就走，我正要请你，咱们吃大菜去吧。”伯廉不好意思却情，只得同到江南春。慕蠡又去邀了两位朋友：一是茶栈里的张老四；一是祥和皮货店里的老板胡少英。不一会，客俱到齐，大家见面，自有一番寒暄，不须细表。席间又谈起那做茧子的话来，张、胡二人情愿合并三万，慕蠡是肯独出三万金的，仲和肯拿出二万来，还有一万没人承认。伯廉被他们抬在场面上，说不得允了万金，也就大费踌躇了。当下商量分两处去收。慕蠡道：“我们无锡有好几座灶，足可收几千担茧子。”伯廉道：“还是分收好，价钱里面又好取巧些。”慕蠡道：“开销呢，依我说分两处照顾不来，还是一处好。茧子莫过于无锡最多，又且都好，不如径上无锡去吧。南北两门，我们都有灶的。”老四也以为然，于是五人定了计。仲和道：“我们五个人，倒有四位走不开的，到底还是慕翁闲些，只好仰仗你偏劳的了！”伯廉道：“正是，这事非慕翁去不妥。”要知慕蠡是否肯行，且听下回分解。